亦有生齋集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九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跋

宋忠烈鄉試卷書後

右長洲宋忠烈公崇禎三年鄉試卷也公中是年舉人明年成進士歷官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十一年冬

大淸兵破居庸關南下巡撫顏繼祖移鎮德州太監高起潛駐臨淸濟寧間爲聲援濟南告急公方出巡章邱聞變馳至見兵力單弱屢疏求援并條上方略皆寢不報及

大淸兵圍濟南相拒七晝夜城陷猶手持白棓格鬭力屈而死時十二年正月二日也其地在城西南門譙樓下公子德

覓往求父尸樓已燬尸多且腐不可辨僅獲公所遺令節鉄及巡按御史印遂奉衣冠招魂以斂巡撫奏公死事顛末有旨從勘而起潛既不援濟南又失德藩懼被誅欲諉罪於公朝之僉人嘗爲公彈劾者遂誣公不死尚書徐石麒等共白其誣議久不決迨宏光南渡始贈太常卿公既得卹公子文恪公德宜爲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大學士子孫奕世鼎盛乾隆中

上褒勝國殉節諸臣又得謚忠烈咸謂公被誣深故食報遠也公五世孫鎔官京師獲此卷歸其從兄鑛嘗遇水火刼掠竟無恙夫有明三百年其登甲乙科者衆矣所謂千佛名經轉眼銷滅不知凡幾獨公之文長留天壤歷今一百七十年

人以爭先得賄爲快此其故何哉懷王未得見公奏議然如五策中所云核名實專委任天下之財殫而憂民者更甚於憂邊又云下既有以自輕上遂以臣之自輕者并輕自重之臣果使公卿士大夫蕩洗其積習事事從君國起念安見一心一德之難追又云名爲備邊實挾邊爲市所苦者有時愈而精氣已大傷皆切中時弊惜明之君臣未能采其言而懵然思也是科主試爲姜新建榜首爲楊維斗忠義之氣萃於一時尤足爲科名增重云

跋徐無念遺硯詩後

與亭徐無念先生當明鼎革闔門殉義后一百卌年乾隆乙未裔孫族人得遺硯於所居廢圃左有無念二字小印右有闕

公銘辭曰芝瑛正塑上應奎璧文字之祥乃獲斯石凡十六字曰公者於先生為族兄弟乙酉以後由閩入粵卒於韶州亦以志節自負者也是年冬

上錄勝國死事諸臣褒卹有差先生得列祀典一時以為硯出者有先兆爭賦詩詞紀之嗟乎先生明一諸生介非有死之責也

聖朝褒卹之恩曠世而一遘也使撥傷勇之戒知天命攸歸出其生平蘊抱以佐

興朝致顯列如古史冊所載人亦孰得而訾之而迺甘心併命以殉不可必之數然後知可以不死者其位而不忍不死者其心也心之所激過其行而形隱其名而亦恤區區物

之彰悔蓋有齊不齊爾余嚴棐再期不事謳詠然又好稱名節之事乃推本先生之志書之以媿爲人臣之有其位而亡其心者無念名念祖閣公名字遠世系詳兩節士五世從孫大容記中令覡主也

王覺斯手書詩卷跋

孟津工書畫兼善八分其眞行尤深入南宮之室近代學米者無以過也此崇禎庚午錄已巳詩皆閒居寄興之作按庚午爲崇禎三年孟津中天啓二年壬戌進士入翰林盖九載故猶用太史氏小印是歲我

大清兵攻破畿輔諸州郡流賊王嘉允陷府谷神一元等勾延綏部人共陷靖邊陷柳樹澗等城唯洪承疇杜文煥大破張

獻忠等於淸淵差強人意然館閣之地固晏然有安享太平之樂也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余藏此卷頗久季由姪生平酷愛孟津書因舉以贈季由其什襲之勿飲人飯而酒也

跋王文簡詩帖

嘉慶丁卯同年伊君墨卿守揚州得王文簡詩冊手跡余爲題絕句一首今十年矣壬申夏余赴秦中卽嬰末疾荏苒五載仍爲半人墨卿以廉𥳑無恙之身攜其子念曾來遊邗江忽於乙亥九月殁於旅舍其喪倉卒回閩病軀不及往弔僅以詩寄挽每一展閱輒深感悼丙子十月念曾過常州持前冊索題且知揚人秦君琛非於三賢祠改稱四賢與文簡同

享禋祀朱邑桐鄉魂魄固有餘戀耶是故人已俎豆千秋念曾又登癸酉拔萃科以文學世濟其美則向所謂悼者又將轉以爲慰也手僵目眩泚筆重題上距文簡寫詩時亦值丙子恰百二十年矣

書西河竹垞尺牘合卷後

康熙己未以鴻詞科顯於浙東西者推蕭山秀水爲首此卷乃毛朱兩先生手跡烏程鄭元慶芷畦合裝而藏之者也無論毛朱名高一代卽跋中匠門俠君鹿原諸人筆墨亦復可珍頃遊烏程彭毓圃明府出以見示並索題識語詳諸跋予又何庸更贅一辭所不能已於言者湖州府志脩於乾隆戊寅今垂六十年未之續舉芷畦所撰一百二十卷竹垞謂其

所見拾閒極口稱道自必不同凡手雖當時殺青未果鄭氏後人亦已散失而藏書之家尚宜傳有完本明府能購而付之剞劂或與同志分雕俾得壽世則其功不在重脩郡志下非僅添插架之儲已也

惲南田發願文跋

右南田發願文冊尾署辛丑夏四月弟子惲格立願辛丑爲順治十八年時南田年尚少未以字行書體謹嚴無一懈筆南田生具夙慧承遜庵家法故能早入佛海其措語深至令讀者悱然自惕今爲竹坪居士藏弆竹坪書藝向以南田爲宗可云得所唯余業識闇淺隨緣保重自娛未疾忽已六秩雖延餘生了乏生趣既少解脫之法又無精進之心三復斯

文彌增悲悔唯有默仗慈悲或可早離苦惱而桑榆景迫未知能遂此否也附識數語涕與汗并

㨿南田手錄陽宅秘鈔跋

右南田先生手錄陽宅秘鈔計十四番雖隨手出之略不經意而無俗塵擾其筆端可珍也三元八宅九宮之說近世士大夫類能言之而八宅又分新舊各執其見以爲是究亦未知孰勝也南田穎悟好學翰墨之外莫不究心即此一編亦徵游藝之廣余不解風水而書之佳否則能審之竹坪旣愛南田書又生長天都於陰陽吉凶亦必講之有素此冊歸之可謂得所也已

五世手跡跋

先兵部公當國變後隱於嚴君平之術族難既平唯以課徒爲事無錫高先生世泰書江南老教書五字揭其室人皆稱江南老教書觀所與友人札諄諄言爲師之難可以知其不負人之子弟宜乎爲趙氏發祥之祖而世食科名之報也自公以上筆墨竟不可得茲集先世遺翰以公爲始自高祖以下繼之而大半得於吾家豹三先生先生表章前人有功趙氏不淺故附存一紙於兵部公之後識其所自來焉

恭毅公手跡共三十二通一爲初任浙江布政時告城隍誓文一戒子弟生日受慶文後署壬申六月文中三十指編修侍讀言除二十八書皆與編修君米二書與中書君者第十九書與第廿四書字句皆複則前贋而後眞也大抵矢當官

之靡慎念生我之劬勞上自
朝廷下逮門內無一言不可以告人而於手足之情至老弗
替尤見當日怡怡景象也諸書得自豹三翁翁爲編修仲子
故多公與編修之書唯中書有一二書侍讀君爲家督反無之
則有故焉蓋侍讀奉
命赴軍前公尙官京師所有載籍筆墨等物俱留邸寓付一
僕守之既而公薨於位有
旨令侍讀奔喪無暇再檢歸即謝世物爲此人乾沒不可復
考故所遺家言絕少公雖不以書名而骨幹堅蒼時得顏柳
筆意書如其人非特文爲然也子孫其世保之
侍讀公始爲貴介公子未捷南宮即入 南齋旋登上第入

皆賡嘖羨不知以困諸生屢擯不遇己卯舉京兆後猶隨恭毅公撫楚佐治官書備極勞勩又十年己丑始成進士年四十七海寧陳侍讀邦直謂懷玉曰吾時在京師見公鬚鬢已白在　南齋筆墨之事使身爲之不以諉人甲午遷侍讀丁酉爲同官詆訐部議落職有旨留侍　內廷戊戌西師進討厄魯特以大臣子效力軍前又三年庚子恭毅公薨

特旨許奔喪扶櫬南返萬里馳驅兼之哀感歸未匝月竟以毀瘠綜考生平未嘗一日安而樂也今觀諸詩事親之孝待叔父之誠友于之篤奉職之勤守身之介皆見於行間字裏論者以爲大魁阨於遇與明之楊文懿殆堪伯仲云

副使公以脩書議敘作令所云脩戢集者謂即其一書也止

有與編修君二書亦得之豹三翁書中云赴齊河薛君推恩見賜四金一路斧資可以稍贍足見當時制節謹度懷玉少日見公在浙江運使任與先君書諄諄告誡惟以閉戶讀書勿事交遊為勗後懷玉南北奔馳未及檢藏攜帶及抱病歸介兒子炎遍覓不得深恨忽視先人手澤不及豹三翁萬萬也恭逢趙氏表章先世者二人公建鄉城祠宇脩觀莊小譜暨祖塋祀田刻兩世遺稾力有可盡必黽勉為之若力有非逮而亦筆之書闡揚孝慈因俗者則豹三翁也

先刑部府君家言八通皆與懷玉者乾隆甲午甲辰懷玉兩喪婦一則與婦同在浙一則身官京師婦卒於家或預為料量或近為經紀皆吾父主之吾父處事精詳故作書亦極周

亟其重先祠節戢訟醫藥之宜慎風水之難憑皆足以行之終身垂之後世所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也書初學率更後法海岳於近人中雅好張得天司寇生平作正謹默故自號緘齋雖與子弟筆札亦多端楷也

編修公與恭毅公凡二書中間揚州船回一書不全且不知與何人者書中坐臥一小帳房出入騎一篇馬日食豆腐數塊想見恭毅行營之瘁所寄不過藥物錢孺人寄兒公側室不過廣紗一疋包頭二个想見編修在官之清後觀曾祖與公書云初試濟南聲名頗是空前絕後兗郡已有竊議苛刻者今青州試畢東萊門碑頗多謗怨書中所云左遷郁者當是雒石先生後故云以忠斋而爲此舉也然編修爲治尚嚴

謗言或者有之至於治躬之介校士之公則有萬口同聲者故得嗽疾血症以勞卒官年僅四十有六懷玉官青州時首謁公祠祠在學宮之側其地則自士庶以及駐防官員無不嘖嘖交稱以爲
國朝學使第一夫蓋棺論定久而益彰此豈有恩怨於其間耶因書祠楹云教我父兄又題柱帖云一念爲士林廟食今猶依學校百年同宦轍家聲我敢負高曾盛紀實也

太原公與編修書云長安珠桂自難支持此地距國門不遠姪雖貧當勉措以供薪水毋謂來日正長慮難持久贈衣贈馬時時不絕此固叔姪之誼應爾亦平日賦性慷慨故也又爲張天門代肩缺項又欲爲會老傾貲以助會老者陳秋田

之字編修親家也皆勇於為人後日膾累半甚於此親禱雨
撫蝗皆愛民實政故雖被禍至今頌聲未息既被禍有獄中
與恭毅公書族姪仁甚公之元孫也見而欲之割以畀焉
中書公與恭毅公書中述伯父元次瘟殤甚有夙慧而以七
歲殤者恭毅公嘗有文哭之又及太原受刑查產情狀復及
祖母黃恭人足疾之始後竟以此終其身焉公為人耿介概
太原與弟書云札中有色之害人一語何言規勸深荷同氣
關情云云蓋太原早歲悼亡窮多姬媵故直言以勸也又與
編修云場前有繆採虛名貽為物色者自知命薄再三婉謝
而此公入闈仰為搜徵分校以人事而論而此豪令承教未
必無游然得失自有定數豈人力所能轉移姪於此事絕無

悔心云云公位雖不顯此實立身大節也抑又聞之吾師毛今吾先生穎士之祖岐公先生周與公交好方公困院試時發案前一夕毛訪於江陰寓中見案有盤飧壺酒毛戲謂曰足下固一人在此行樂耶公曰吾兄皆登科第吾尚艱於小試吾父望之甚切今不得且死故聊圖醉飽耳因舉刀繩示之乃大駭勸喻既而案發果有名其急於科名而不肯詭遇又如此

懷玉數十年前即欲薈萃先世手跡彙裝示後其書多在豹三翁世德編中卷帙繁多不能挈之奔走鹿鹿中外因之稽緩今老且病身如風燭不及今潢治一旦散佚其罪滋重遂擇兵部公書三通裝爲一冊恭毅公文二首書一十八通裝

為一卷侍讀公書十四通副使公書二通共裝一卷刑部公書八通爲一卷凡五世皆本支也又編修公書三通太原公書六通中書公書四通共裝一卷則皆旁支而恭毅公與侍讀公之同懷弟從三公以推者也此外則殊不易得姑闕以待後人之蒐輯撰其久而散也命工人敬製一櫝聚而藏焉嗚呼世俗見古人書蹟雖片紙流傳不惜重貲購爲珍玩而祖宗筆蹟言可師法者反隨手棄置多矣懷玉無似今始幸其厥廟惟吾子孫世保此櫝毋負病夫拳拳之意云爾既題刑部府君家言越日癸巳是爲嘉慶二十三年戊寅除夕復呵凍總題於後

憶乾隆己丑豹三翁謂懷玉曰昔恭毅公七十七歲時燈

下於朱絲作楷已不能整齊余八十有三尚能於燈下向朱絲作正書也然是歲即歸道山今懷玉年甫七十二耳自嬰末疾諸症叢生衰態畢露目昏手戰作字往往欹斜非特立身行已弗如前人即神明之固亦遠遜前人也同日又記

趙氏詩帖合卷跋

從曾祖太原君以康熙戊辰進士起家縣令其赴官沁水時高祖恭毅公作家言十首勖之後從高祖編修君曾祖侍讀君從曾祖中書君先後過其治皆有和章此為所遺手跡惜乎恭毅公元倡已佚不存誦其言皆若以科名不遇為憾好高者或以此疑之甚當時里中讀書之勤吾家為冠家雖甫

息人人欲以顯揚慰其父兄故於篇中三致意也編修君詩作於丙子之冬時巳中乙科明年丁丑即成進士侍讀君詩作於丁丑越二年巳卯以選拔貢生中順天舉人又十年成進士

廷試第一中書君詩作於戊寅越十年戊子亦邀鄉薦編修君視學山左湖撫爲天下最侍讀君遭恭毅公喪自肅州軍前歸以哀毀卒人謂死於忠孝中書君雖未補官束身圭璧不苟言笑同輩皆敬憚之雖所遇遲速大小不同要各不負其志有所樹立信乎積厚流光猶於耕者之所穫必豐也今門祚式微自巳丑以來未有以進士通籍子弟之能自感奮者屈指不過數人恢玉又多病頹廢不克振作爲學爲仕兩

無所僾仰維先澤墜緒茫茫有淚承睫汗浹背而已是卷乾隆乙巳同里蔣子純忱得自太原市上歸以見貽亟加潢治攜以自隨頃者扈從灤陽適逢小極客窗無事敬識大凡聊以示我子孫云爾

跋先世遺墨

右先世遺墨從子學洛輯而藏之自恭毅公至副使府君凡十一紙書問之遝來詩篇之倡和大半門以內事想見當日一堂和順至今讀之令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也嘉慶乙丑閏月獲觀於吳門憶已丑庚寅間時從今獻先生遊先生於累世手跡搜羅最富向欲擇其中尤有關係者先裝一帙乞人題識以示子孫而南北奔馳卒卒未果今觀此卷益用自

惡而歎學憯用心之勤矣

故東昌府知府楊君祠堂碑跋

右東昌知府楊君朝楨祠堂碑先恭毅公撰文金壇王若霖先生書楊君在東昌多善政與巡撫不合去後入名宦祠復建專祠在運河南岸碑以康熙五十九年七月立按府志宦蹟列傳康熙三十一年由浙江鹽運分司擢歷此職在任八年職官志則云十七年任東昌知府今碑云守東昌六載又云越三十年公之孫文乾復守是邦始建專祠則之官之歲當以傳爲正在官之歲當以碑爲正也君子宗仁宗義嘗受知於恭毅公故碑云與公子伯仲有舊自君子迄曾孫應琚三世皆節鉞應琚官至大學士其澤衍自來矣獨檢先集無

此文豈未及掇拾抑出於他手而託公以爲重耶

邵氏兩世同年錄書後

大興邵壽民裒其高祖昌邑君康熙乙卯同年錄曾祖金壇君戊子己丑同年錄手跡裝池成帙以先曾祖侍讀君爲己丑大魁出以見示余維同年之重自漢已然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武班碑云金鄉河間高陽史恢等追爲昔日同歲郎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至唐而其風彌盛李絳之對憲宗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斯言固然然情即生於相識同年亦朋友耳朋友列五倫之一豈得訾之

又況情有厚薄事有公私未可一概論哉自乙卯至今一百二十五年矣壽民祖父皆以進士通籍兄弟復相繼起而壽民尤以才著余家則己丑以後間登鄉榜今年從子學轍始成進士語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雖兩家科第盛衰不同而各能蒙其舊業不至隕墜非兩家之先所以培根而沃膏者深且厚耶乾隆辛丑懷玉甫入中書時尊甫湘莊先生方官給諫以通門謁見過從頗數今復與壽民以文字締交四世之情久而益密視絲所謂四海九州偶同科第者固何如也昌邑君諱瓚榜名宏魁金壇君諱之旭皆官知縣湘莊先生諱庾曾終山西分守雁平兵備道錄於同年姓氏里居皆莊書詳注足徵前輩氣誼之篤壽民不忘述祖於先世手跡藐

戚藏弆皆足誌也故樂而書其後焉

跋劉文正札

今世爭重劉石菴先生書不知其先文正公亦以書雄一代石菴先生自松雪入手文正則神似松雪學固有自來也文正同懷姊余族祖母余從祖姑又爲文正弟太僕純煒配家君官西曹文正適掌邦禁有知己之感累世交姻舍下曾無隻字良爲憾事此雖短札而曲江風度猶可想見與卿於前泚筆蹤雖片楮必加珍護可謂有心人矣

跋長洲彭尚書奏藁手跡

長洲尚書彭公爲先恭毅門下門生與外家葉氏有連生平厚德知之最熟歲庚子謁公於里第當盛暑肅衣冠而不持

扇意諄勸懇緬述吾家先代事頗悉又嘗辱題世德詩老成典型至今在目頃過公季子允初齋中出奏稿遺墨見示眄遇之隆謨猷之善得於是卷見之且公不以書名而鈎磔之工胎源信本前輩之不可及如此德門寶之當不第如鄭公家物也

張郎中贖罪帖書後

雍正六年先外舅堅孟先生以牽連頌繫論戍極邊時家徒壁立長子郎中君鳳孫少儀方爲諸生投狀大吏願以身代大吏難之會有

旨許介納鍰乃隻身走京師徧丐親故銖積寸累逾期始及額刑部彙奏以請奉

旨加倍納贖當是時自王公大臣下至優伶負販之屬亘君行義莫不捐金爲贈桐城張文和公佽之尤力三子之名一日滿都下三子者孝子君子才子也懷玉童時聞君名以爲古人恨不得見及爲君妹壻而君已老親串相於頗深知巳之感乾隆癸卯君以就養卒開州官舍懷玉寄詩哭之然於當時募贖顛末悔未詳叩也今年五月君弟龍孫雲從手帙示余則君所投藩伯狀及前後疏啓二通一再展讀猶足隕人涕淚雲從曰此從故篋中搜覓得之尚有上文和書與諸人贈金之數一帖已爲胠篋者取去不能復睹愳其久而寖軼故亟裝之烏虖若君之孝雲從之友非皆所以敦厲末俗者哉聞君沒後爲桂林城隍神其里人陳生言之鑿鑿使鬼

神之理不誣舍君其誰與歸吾願雲從永思先世患難而益以賢兄之心爲心也

王巡檢家書書後

巡檢長洲王君以燕死於呂堰驛之難二年所矣去年十二月君之兄念豐自華亭函君事狀來乞文字又數月從王編修蘇得君寄父二書及備賊規條八則喟然曰君於是乎不死矣君之官湖北湖南苗匪已熾即條列事宜冀得自試及賊犯襄陽君乃圖練鄉勇勸勵兵民不以卑官爲嫌諉謝其責諸所措施皆井井有法其前書爲嘉慶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寄方謂居民已歸耕餘匪徙爲合撫能外閑光景尚好足可自守嗣事不至萬無可爲猶欲紓親憂於數千里外也及

三月十四日寄書時勢已岌岌不自保書中始有身命官職皆度外物之語則早以一死自許所謂忠可移於君者君其有之君於是乎不死矣初君所立規條傳之都中人多笑其位卑言高不自揣量越之官有監賊腦而飲其血者人輒指爲狂易夫膺

朝廷重任不能早布威德弭患未形承其下者日事朘削馴至激變變起又不能及時堵禦俾免蔓延於此有人奮其鬱勃之氣苟得賊甘心以爲快且忘其卑賤戮力行間思有表見如君之所爲者此其意亦良苦而顧爲世詬病人心尚可問哉使得如君數輩假以方面之權授以專閫之寄就所部者俾展厥長則賊之殄平或不旋踵乃表見者僅止於是悲

已君歿半載大節昭然共白

天子褒䘏有加製主入昭忠祠史官為之立傳子孫世職承襲罔替人皆為君幸且慰余獨惜君未竟其用而特以忠顯也君諱璜孫一字聽夫明名臣大學士鏊之後與余家世有連念豐又余文字交雖未識君因不能已於言也因覽家書感而書其後若生平事蹟已詳念豐所為行實及諸君表狀茲不更書

題洪稚存近來長句卷後

歲在乖兆稚存將復遊於梁感念撫塵始於結髮大都晨星或已先露因檢累年投贈詩彙而錄之長句別為二卷斯其一也計詩三十有五得人二十有二題襟既多留衷不減覊

以龜背物如牛腰遂傳觀於廣筵將永祕夫行笈脩札而降復有此交蘇李而還誰其嗣響可謂名志相好性命以之者矣白雲在天落月照屋因會惜別追亡眷存沈埋百年之歎契闊千里之盟不有遣喻能無轇轕則馬牛其風或者展焉如面生死與路亦且呼之欲出乎

錢大令自述文書後

竹初主人世紹通顯早恬榮利方優於仕遽倦而歸以宰官身遂居士服學仙學佛要以儒爲正宗工畫工書更極詩之能事棲神家術肆意泉石分半園以營十笏擁萬卷而傲百城住鄰西湖樂等南面和仲每持殺戒敬輿好輯方書利濟豈必隣氏孝友是亦爲政固已文苑循吏卜史冊之可傳方

豈眞嬌在城市而不遠矣然有追念生平閒修朔夕棃老氏之殆厚悟蒙莊之浮休偶誦六如圖成三幻若迺自述一作居然典論之遺兒子孫之乞言謝公卿之諛墓姚勗刻石壽藏逝其至情王績濡筆醉鄉無此實錄夫唯善人所謂逝者黍兼有爲懷玉哀抵蓼莪廢同草木雖歷憂患未寡悔尤茫茫宙合擾擾身世幸脫蛟龍之口余嘗兩遇水厄徒存麋鹿之性青山欲往曾無挂杖之錢白楊思栽未知埋骨之地閉戶著書既鮮服曰癸香省過質忝家風八年以長歎聞道之在我先一息尚存願厲志以從君後

書椒布衣行狀後

往者抱痾此居獲交椒子在東因得悉其尊人布衣君行誼

迨懷玉復官京師而君歿於里在東函狀乞言卒卒未有以應頃還里門復申前說焉君孝於親遇家祭必涕泣以告病母攻苦早世思慕尤篤力舉先世五殯叔父兆麟死負債家錢二十萬傾其資代償戚族子女之孤者贍之貧而病者資以藥餌沒則爲具含斂雖下至臧獲必有恩嘗爲陳氏持錢有黎某者欺陳氏婦寡而弱欲吞其貲君察其意而力不能勝遂辭去行繁昌山中有風猝至樵者曰虎風也衆皆奔竄君行如故訪友長沙兩舟並行遇暴風一舟先覆同行者懼怖無人色君慰之曰死生有命恐無益也風亦旋止戒身後作佛事生平以信自守嘗曰吾自少至壯未嘗一事違信終身用之不盡者此也在東之狀君大略如此嗚呼殆古所稱

篤行醇備者與在東既自爲狀又乞世之足以傳君者文之
書之以冀永久夫君窮而在下非若公卿大夫其力足以流
傳也然公卿大夫往往欲其傳而無可舉有可舉而子孫不
知表章終至湮沒視君與在東何如哉君曾祖玉林先生爲
康熙間通儒有經義數十卷君保之弗失命在東校而行世
然則在東之表章先人而以經術世其家者其來有自而君
固食其報耳君諱繼宏字世昌在東名鏞堂邑諸生也

譚宜人墓表書後

嘉慶戊辰十二月過通州刺史唐君仲冕出示尊妣譚太宜
人墓表贈公官山左時太宜人先卒遂葬陶山贈公則歸田
後劬瘁於善化此表爲長洲王芑孫撰通州李芳梅書太宜

人淑儀懿致既足昭我管彤而王文孝書亦爲時所推重必傳無疑也昔蘇文定先世居欒城以欒城名集今君以母葬陶山遂以陶山自號劬勞之痛終身弗衰若歐陽文忠瀧岡一表嘖嘖千載而公自表阡後追老於潁上未嘗再至今君往來山左必拜墓下省視松楸攀條泫然而不忍去又嘗偕覽於此三致意焉安在古今人不相及哉

題鄭板橋沁園春詞

此板橋宰濰縣時所作沁園春詞也詞中有云笑六十明年花甲週時年甫五十九矣余官青州與濰接壤板橋之名至今籍籍人口余今年已五十七試外吏者不過踰年塵事擾之在青州日少郡丞閒曹又無所設施遂與民疏闊讀此抨

怦心動也

宗研詩跋

宗研詩者通判蔣君興昌述德紀事作也研爲尊甫侍郎公物通判受而藏之嘉慶丁卯以貽從孫調調爲公之冢孫遂名宗研而又系之以詩八十字中承先啓後之意悉以寓焉蓋公自通籍卽攜此研自隨其在臺諫前後封事十餘上皆有關於國計民生朝野傳誦最後應

詔直言尤見風采其悉於此研出之與夫物以人重凡漠不相關之人得之尙當鄭重愛護況子孫哉然則通判爲此詩所期於調者甚遠非徒重大宗勗科名已也

題蔣子相遺照

今歲二月將子子相從其父念庭訪余臥室幷攜所爲詩就質其遊覽之作頗能刻畫山水或詠古亦能闢出新意未及評騭聞子相病且危病中猶與父問及此詩乃總點定還之而子相病已不可爲矣子相生有異徵長而好學家雖貧讀書之外無他嗜事祖母父母以孝謹少暇輒侍側非命之坐不敢坐也病急喉爛不能言手書示其姊將曰吾死無足惜唯重增祖母父母之戚有餘疚耳整衣就枕而歿未浹旬繼母史相繼逝念庭連遭兩喪痛之甚又思傷老母心早暮飲泣未嘗暫釋也子相名士勳母曰曹孺人生嘉慶二年九月十七日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年僅二十嗟乎子相姿貌端粹君守間時露英爽所爲詩與文斬斬有氣勢於理

皆無死法念庭宅心厚交友直子相旣長人咸卜其必昌乃一則竟夭天年一則齒逝六旬殄其似續曾謂天道果有知乎世之才而無命善而無後無如念庭父子已乎雖然事固難於預料有人定勝天又安知不獲報於異日也因展子相遺照感而書此且慰念庭

丁南羽揭鉢圖跋

世傳揭鉢圖不少惟元人朱君璧畫宣和殿祕藏蹟最著見弇州續稿及新城王文簡論畫詩未得見此卷有雙鵰小印雖設工細得龍眠遺意雖無款識殆爲南羽真蹟揭鉢事見寶積經鬼子母有子一萬乃殺人兒以自噉及其子賓迦羅爲佛攝取鉢中即啼惱憂愁且盡其神力仍不能取夫識身

不恕遜遜恃彊逞虐又多不自量力徒爲有識所哂非獨兒子毋也幸而夙根尙深能受三皈五戒遂脫萬劫之罪仍證初果則天下之執迷不悟者又可猛省矣

惲遜菴遺像跋

右惲遜菴先生遺像楊晉寫貌王翬補圖可稱藝林二絕先生名日初字仲升遜菴其號少好學亦知兵中崇禎六年副榜貢生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擕書三千卷歸隱天台山中遭亂崎嶇閩越思有建樹而終未遂晚歸常州講學以老嘗館山陰劉忠介與同里張涓鬼譜方廣州破時又嘗爲浮屠名明曇卒於康熙十七年戊午年七十有八圖作於壬子爲康熙十一年先生已七十二矣子三長楨死於浦城之難次

栢次格格拔知名工詩詞書尤以藝擅者與徵君皆格友也圖目松嶠觀察筆墨高逸與人稱先生長髯如雪藹然可親中時露清剛之氣望而知爲志節學問之士今閱百四十五載猶足深人想慕焉此卷爲吾友汪子秋壽所購絕無跋語乃求裝池持索題識因記大略於後俾後之攬者知所重耳

嚴堪忍遺像書後

右嚴堪忍先生小像當崇禎戊辰其子侍郎公赴禮部試繪以付之使展而自惕也既自題其前曰如身相將又跋其後戒其以身行殆勉中北闕南陔之思且所佚跋中有當今有朋友無君父諸語尤切中明季標傷之病蓋身雖未濟心未嘗一日忘世也侍郎起家中秘擢列諫垣凡所建白皆稱忿

時務康熙十七年爲倉場戶部侍郎
詔舉博學之彥首薦秀水朱錫鬯以應時朱年已五十卒爲
一代文苑之冠夫人臣之誼莫先乎進言莫大乎得人而公
皆有以副之非夙稟庭誥身體力行而能若此哉嘉慶丙寅
十月與先生八世孫杰同客邗上獲睹是卷因識於後先生
名武順侍郎名杭杰字厚民

王煙斯山水卷跋

孟津當勝國之季大擅書名所刻擬山園帖頗行於世而其
畫則絕不易覯也季由姪素精鑒別而於孟津手迹愛之特
甚余所蓄書畫僅一卷書卷已早歸之此山水卷蓋爲其弟
作者觀其自跋則珍重其畫遠過於書適季由五十初度遂

割愛出此卷爲贈亦仁壽知樂之一助也於是予篋中遂無流律之迹物聚所好信哉

跋李是菴寫生卷後

右李因水墨寫生長卷因字今生號是菴海寧葛徵奇侍姬也徵奇字無奇崇禎戊辰進士官御史善作山水今生善作花卉曲房靜几互以圖繪爲樂無奇嘗語人曰山水姬不如我花卉我不如姬識者以爲確論乾隆丁未得是卷於浙中上遡作畫之歲爲康熙丁未已百二十年矣籤軸雖失紙素完好重加潢治立願乞閨秀之工詞翰者徧題之使畫苑藝林後先炳映迄今六載未及十人求其自書尤不易覯信乎才難而巾幗之才之更難也頃來都下忽又經時發篋寓齋

亟展是卷長安人海智略輻湊不樹進士從親懿宦遊而來者自亦不乏或能副余之宏願乎

故容縣知縣葉府君遺照書後

吳中葉氏系出石林少保明萬歷間給事中初春以直諫聞歿贈光祿寺卿曾孫容縣府君諱子循入國朝爲順治四年進士歷宰大邑著有政聲容縣十子第十子虛白先生諱台陽懷玉之外曾祖也容縣歸田後令人寫真旁列諸子圖中年稍長而立者冢子函青先生諱開陽者是也年最幼執紫薇花者虛白先生也容縣子孫此兩支爲盛圖藏第七子後人禹銓所今函青先生曾孫勝齡從禹銓假得亟裝並錄告身等於後以懷玉爲葉之所自出出以索

題夫祖宗之聲音笑貌不可接矣賴圖繪以傳之并祖宗少壯之時而亦若見之圖繪之功豈不鉅哉顧世於古人書畫則知珍重而藏弆於祖宗之遺像或聽其煤炱蟬蝕而弗卹如勝齡能知所本矣詩云言念爾祖聿修厥德吾願虛白先生後人亦各摹一卷以廣其傳而緜五世之澤於無窮也

題惲正叔茂林石壁

南田以寫生擅名山水亞之此幅臨梅花庵主茂林石壁爲山水中神來興到之筆世間不可多得觀其自題可見不知者因其不似向來面目反以爲贋作謬矣鑒賞之難也先君賞之不輕示人先君好書畫尤好南田所藏墨迹甚夥捐館後愚兄弟以救貧之故去之殆盡此幅爲余僅存碩果間者

屢以善賈求售兢兢弗敢遽失唯嵩謹守以畢吾之餘生若

夫子孫則聽之而已

粵江追侍圖跋

粵江追侍圖先祖副使公寫真方君燦文補圖者也康熙癸巳公來先曾祖妣陸太恭人北上五月抵都時先高祖恭毅

公已奉

命撫師嶺南六月中印捧

仁廟御書匾懌堂賜額赴粵爲恭毅公稱七十觴以不及省恭毅公於鄂而行則甚速故云追侍也十月達廣州佐興郡書歲盡始返一歲之間身涉萬里蓋平生遊迹此爲最壯故歸後五年至丁酉夏復屬方君補圖也候玉頂將北行家君

出此以示即命譔藏之按是年公以修書議敘知縣年甫三十有一今距粤游正八十年距寫圖已七十六載而公之殁且四十二寒暑矣烏虖公晚年面方如田壽未及七旬而鬚髯已盡白懷玉四五歲時嘗戲公側輒以果餌哺之宛若昨日爭圖中風貌雖有盛衰之殊神情猶約略相似也燦文名山青城其號與公交好吾家有竹石便面及竹溪雲窩圖皆丁酉歲作書畫頗得南田遺意此圖未署爲誰何作恐久而昧其所自因詳其始末以示後之子孫

雪鴻紀跡圖跋

嘉慶元年正月述菴先生自三泖之濱赴千叟之宴寓齋款話相見歡然因出所爲雪鴻紀跡圖屬書其後計三十二番

凡生平涉歷之境約略賅焉夫游石之火離索飲光過林之鷇不聞嗟響其人所遭大率類是亦有紀載安能永久然肯熊魚者或忘捃菲之美老衡炭者詎知巖廊之峻求其兼殆亦罕矣先生家鄰江海氣抱風雲弱冠綰交立年從政閱色

歷幾經營四方一觴一詠所不朽在斯文某水某邱與之遊皆名士以至王節叱馭葛公渡瀘炎風朔雪思之猶月心驚戰陣夕烽聞者幾於色變身經盡瘁

所用酬躬出而揩宜入則卿貳南司守青箱之學西曹踐白雲之司位業比於岱嵩中外以爲景慶迺形圖麟閣夢縈鱸鄉市及懸車遐與息壤撫今追逕卽事分圖上下五十年馳

蹤數筍與收之尺幅足抵臥遊蓋有隨遇可安之義焉知止
不殆之思踐頊者遲承
炭谷遊頊者雞
山龍之寵有謚乎前海鶴之姿未殊於昔自此逍遙歲月宜
於三壽作朋之餘遊戲丹青請演八卦相盪之數謬辱諈諉
述之云爾
瑶華道人板橋僧舍圖跋
右瑶華道人所作板橋僧舍圖向藏紀曉嵐宗伯家今贈伊
墨卿比部者道人詩不學晉以後人詩有唐音畫師元道皆
能取法乎上是天潢近派中以三絕著者此卷可見一斑墨
卿解人宜宗伯之割愛也

書莊逵甫摘山采藥圖後

人不能無病病不能無藥理也病有暫有久有虛有實藥有溫有涼有攻有補宜也以昌陽爲引年而進之以豨苓者見之誤而反所投也以蔘耆爲上品而惡薑桂之酷烈者宋之偏而失其用也余少多病又好餌藥物嘗戊申己酉之間患肝疾屢瀕於死凡藥之溫涼攻補雜然並投而卒無驗後乃稍減其藥和以飲食病亦漸除比年以來雖未能盡去宿病而體氣倍勝於昔則藥亦非槪能益人明矣頃自京師歸莊子逵甫出摘山采藥圖示余且屬申其意當嘉慶改元

天子詔舉孝廉方正有司交薦莊子莊子以疾辭是時進取之塗甚狹人咸惜之或曰莊子之采藥其莊子卻聘之書歟

莊子之攝山其莊子之鹿門谷口歟攝山采藥其莊子之寓言歟然而莊子固非無疾者也圖之作非盡寓言也世之急功近利好酒及色百端耗其精神而終康彊無恙恬澹寡耆欲曰求養生之術而不免沉緜困頓如莊子者豈少哉夫卻昌陽而御豨苓者人知其非屏薑桂而陰受葠耆之害者人弗察也元氣既傷遂不能驟復急收其效與漫聽其疾所失均也世苟無良醫亦唯補偏救弊以蘄至於勿藥而已余與莊子同病輒貢其說莊子將何所采耶

倪侍郎紀遊圖跋

昔宋南陽宗少文好遊山水往輒忘歸及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

殿皆圖之於室史傳傳爲佳話然少文當日展徽未甚不過
枝邱飲谷者流而遊屐所至亦僅西陟荆巫南登衡岳而已
以視前輩敬堂先生不迥殊哉先生絲上第躋卿貳蹤跡之
所幾半天下晚而京居退食追溯生平屬嚶城俞楙各爲一
圖以紀凡得六十幅每幅必有詩文系焉自少侍親幃以迨
晚遊
禁闥凡仕宦之蹤歷師友之周還山則瞻衡望岱水則泛泗
浮湘校士則屢出嚴關扈
蹕則時經上塞書穹碑以存舊跡憩精舍而緬前徽上之繫
戀
君親次之抵倡風雅於以覘用心之密非徒誇濟勝之豪也

余於先生爲內閣後進又與令子時慶交厚於是冊既得山水飯觀又得篇章書法以爲蔚則抑何幸歟夫形諸丹青固不若佐之詠歌之爾愜於衷也圖之室壁亦不若藏之笈中之取攜尤便也然則少文遂不得專美於前而先生乃獨有千古矣

三賢祠圖卷跋

嘉慶丙寅四月伊墨卿太守招赴揚州圖經寓居邗安定祠適長洲蔣君紹初過揚以三賢祠圖卷示子祠之緣起已詳孔與家萩然觀察倡和詩及王念豐所爲記圖則翟大坤筆也夫香山刺蘇築堤若續其祀於虎邱也宜若少陵東坡蹤跡所及或暫或久亦得並崇廟食豈非以其詩之足以咄峙

耶抑詩之外更有在也是非邦人之有心當事之用力曷克致此顧天下之所當為如三賢祠者不少往往事機一失遂至因循使皆展闔思奮又何廢之不興墜之不舉哉則君是圖其利甚溥非特三賢之功臣而已

南北讀雪山房圖跋

侍御管君緘若余石交也以乾隆戊戌成進士授戶曹其明年己亥余應京兆試訪君於鐵廠是冬余歸兩人蹤跡遂不能常合及余壬子補官入都則君賃屋丞相胡同署其室曰讀雪山房室雖不寬庭有小山有青棠花開最久退食過從尊酒論文時在其下如是者六年自戊午君歸道山每經其居輒為腹痛然一樹一石未嘗不遄來胸次也令子道明還

與後於舍旁築室復以舊榜懸之且屬錢大令維喬爲南北二圖索同人題何昔晉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君旣通顯處禁近執卷惜陰無異寒素道明又負荷門基不忘庭誥可謂名父子矣夫雪之爲物質凝而性潔人於親存則潔其養以承親之歡心沒則潔其志以貽親之令名庶幾進而致身退而稽古無論窮達皆能不負十年之讀乎今道明將北行出圖乞題余旣吟詠而重違其意爲書其後歸之

舅氏棐楞儼先生畫冊書後

少時每過外家見兩舅氏鑒別書畫篆學不倦亦得竊聞緒論而舅氏於山水人物花鳥無不兼及而伯舅楞儼先生尤以山水擅場嘗爲余撫諸家法作一冊余戲仿之頗邀稱許

謂孫此致力可以有成豈知暴棄因循一無表著非獨於畫爲然也頃表弟洪調寄示此冊棖觸前塵因識數語見先生與借之股且以訟余過云

題惲南田富春大嶺圖卷

昔人論畫以大癡爲元四家之冠而富春山圖尤爲大癡之冠此卷長盈二丈焦麓山人從思翁臨本摹出不特近得董之神髓且可遠追黃之面目所謂師子捉象以全力赴之者也思翁原本向爲舅氏棐心人先生藏弆先生童時即能作畫寫字尤工六法特於鑒別所居海鏃軒法書名畫充牣其中及之官黔中攜以自隨逆旅不戒於火遂盡燬其最重者則米元暉山水卷也山人與先生交莫逆故得借摹此卷以

余猶外家舊藏書其後令先生後已式微海錄軒亦入歸他姓展卷三四使人悒慨然則此卷之存安知非造物假手山人以衍大癡思翁一綫之傳耶

胡子西詩意圖跋

胡君子西生山水之鄉好江湖之行書追古先不出鐘鼎詩妙中晚獨趣町畦以搆泛六安遂爾句成四絶緣覽青笠如吟元賞之詞茶竈筆牀想見甫里之樂同聲爭爲賡和能事託於丹青一花一樹繪之若生是畫是詩讀者莫辨遂令江上之近遊成秋林之佳話焉僕走俗抗塵入坎出險雖厭風波之苦不忘釣遊之思天都在望或期他年之卜鄰澤國可居請以此圖爲息壤爰跋卷尾冀從吾願云爾

亦有生齋集文卷九

子庋
經學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

書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答管編修書

夏初辱惠書有奉答詩二首未暇即寄嗣家君歸復承垂問慰誨懃懃足下以古人待僕僕復何忍以世情相待顧所以不即奉狀者胸次所欲陳非筆墨所能盡也來書云蔣民部吾輩當師事之非不能見幾獨不及其勇爲可恨事中秘一官人所企慕不可得者自足下得之乃不以爲榮而恒若不足即此知夙昔讀書非祇爲干祿之具雖文學侍從未能見所樹立然進退不苟矯然流俗使詞苑瞻風氣之先朝家有

得人之慶素位而行亦足千古何必致身三九乃見生平扁舟五湖始稱高尚耶來書又策僕當如深山大澤弗露圭堮此眞藥石語人之疾病病不自知僕之病坐夫知之而未能即改也故酒酣耳熱或不免故態復萌旣承相規敢不自戒來書又云鄉中兩民部人品卓然謂僕游習其間不患道業不進裴君宅憂歸已二載未嘗一見是即足令人重蔣亦間入城中不得數覯惟詩篇書札時相往還故人之在京師者於足下若者爲最契此間晨星落落惟虞平一人耳來書又云見好友作文如見好友散館以後當有以相質不啻惎讀何歟僕性識陋易於遺忘無讀書之質又塵緣攪擾卒卒無暇忽覺一山居爲習靜地而時與願左少不努力壯將如何

然竊有意於古文辭謂足以見性情徵根柢而每怪世之嗜
好之殊也即如章疏簡牘古人雖短幅必有一二不朽語否
或意在言外可以使人諷詠紬繹今則不然屑屑於頌禱之
繁稱謂之美苟偷取悅一時成風稍有一二復古之士非譏
其迂即笑其妄文字之隆其可得乎足下入翰林列史館備
清華之選居南董之職可謂其人其地矣挽回俗學實不能
無望焉今夏江鄉盛潦窪田無望高者可占十分較之蘇松
有豐歉之異此亦桑梓之福想樂聞之比聞業已遷寓長安
居固不易然研磨觔骨正可假此著力將六丈志趣不可及
然僕所慮者亦在此耳堂上眠食強健令子無恙回憶去年
此日正吾兩人別時乃白雁黃花江南冀北悠悠歲月奄忽

以過毎思所以毋負此生而身世茫如百端交集不知何所駐足念我良友行自慚也書不盡言惟為道自重

與蔣戸部書

記曰四十曰彊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過三十年也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明洪熙初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幾二十未嘗學問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仁宗納而未

行[illegible]盃入日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是雖早於古記之年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蓋古人三年大喪外期功之喪皆當去官緦服不得赴舉雖晉人疎於禮法風俗之厚猶然至明洪武中始除期年奔喪之制然則三十年中果能在林下之日多居仕路之日少名利之心欲生而無由營競之習不禁而自杜矣或曰國家立賢無方年少者未必不才壯年者未必勤學必遲其格而用之反為國家失此數年人材矣不知其人而才老其才而利益溥其人而不才徒早無益昔漆雕子於斯道未信而夫子悅之彼聖賢且然況以下之人乎宋太宗至道初以翰林學士錢若水代右諫議大夫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昌言之

能也太宗問左右曰昌言殉泣否及宰相呂蒙正能又曰望復位目穿矣若水歎曰上待輔臣如此益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其後若水年纔四十卒能致仕先尚書以北部郎移疾歸在康熙甲戌時年五十一矣所居白雲渡口自號白雲舊人青鞋布韈黎藿自甘課其子若孫有終焉之志至庚辛間始以安溪李文貞薦起爲浙江布政當公家居豈嘗計及此哉使非

仁廟之知安溪之薦則窮老以終不過一清白郎官耳安能事業彪炳令海內恐知其人哉若備者不以功名爲重輕而以氣節爲砥礪顯晦偶然屬之身外歸之造物而已先生盛年解紱益其殺水之獲探求性命之原不以升沈通塞爲榮

辱其庶幾深雕子未信之義而不背乎錢公先尚書之出處可以弭名利之心消營競之俗者矣今端居之暇涵養日益深志氣日益固使他日被

九重之知受大臣之薦如先尚書之出者恐斯時雖欲獨樂其樂不可得也於是以其生平所蘊蓄出之所謂老其才而利益溥使名臣儒林合爲一傳不亦快耶雖然迂愚之談衆所哂笑以先生古人自期故進其說於左右并及歷代仕學以俟采覽酸鹹之外難爲道也

再與蔣戶部書

不奉教言倏閱月矣讀來書期勉勤拳感佩何已且知吾丈有彈冠之慶其中委折未能悉知私心擬之將謂孚望之事

敗人意耶抑亦饑驅之也吾丈所居之官非爲貧而仕之職所處亦非甚窘之境惟是江鄉光景誠有難於久戀者雖非子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非意之來雖有聖賢亦同流俗而已戊子之秋吾丈歸田不知者或笑爲迂今者出山恐增笑者之口以爲進退無據世之好爲議論毋足怪士大夫出處原非必逍遙衡宇始稱高尚特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此日之出不同往年入世之後尤難自植果能窮通一致不變塞焉以期弗負此行則澤溥蒼生不猶愈於儀型一邑哉區區之心是所望於君子來書云體故多病病醫者之責也請以醫喻參苓之性和而其效緩薑桂之性烈而其功遂參苓非勿佳當寒疾弗起非投薑桂不可何則有宜有

不宜耳吾丈藥之參苓也以薑桂濟之庶幾吾道之扁盧矣某質本愚闇加以朋從之擾讀書一道幾於茅塞每燈下獨坐至二鼓即將欲就寢雜以他事神始稍振蓋由怠氣中之者深雖痛思硬除未能即改耳古人云讀易而思寡過讀春秋而欲謹嚴變化氣質讀書若矣然當其執卷時非不懲創感發頃之則已心漸入矣舍北圖南鄙衷諒悉前路茫如而又填於間斷等待諸病遂至不可藥石竊思此日中一刻即爲百年中一刻逝者如斯良可浩歎今丈又舍我遠去直諒無朋見聞日隘每讀鄭風風雨之章未嘗不一往而深也比讀張考夫集頗醇粹無疵考夫生於明季嘗受業劉山陰之門說者謂百年來習程朱之說者無出其右知其人否見其

書吾松崖讀禮衰慼之狀其何以堪然使婿親視其成立亦可稍慰於地下矣名山著述有可以啟顓蒙者乞示一二某今歲所得詩絕尠其他文字亦久閣筆百不如人一無可述可慚可恧即日將省家君於吳門即北行甚遽良晤無幾未識能剋鼓棹入城一罄所言否惓惓

與友人考天竺大士像書

俗傳明太祖得香木雕觀世音像三命術士相之以定香火之衰盛乃以極盛者送之海外普陀山次置之天竺下者奉之宮中朝夕供養以亂術士之言其後海外者果極盛天竺次之宮中則佛香寥落不可問此謬說也釋氏紀錄云五代後漢天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

命良工刻成觀世音像白光煥發繼以晝夜後漢乾祐戊申有僧從勲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時現冠頂宋咸平庚子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給事中知杭州張光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禱於梵天寺繼時注雨四境沛足則自五代時已有之矣即如靈隱寺前理公巖石佛像相傳楊璉真伽所鑿中有大佛即楊髠自肖其形按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巖僧慧理燕寂其下後有僧於崇巖上周迴雕小羅漢佛菩薩像則飛來峯石像唐以前已有之咸淳中潛說友撰臨安志亦載有梁簡文石像記蓋俗本夏時正府志之訛朱錫鬯亦既辨之矣俗說之無稽類如此雖浮屠氏之教無足深考然論古者亦不可不求其始庶非爲巷議所惑也讀大集天竺詩

中載上天竺像相傳靖康初有兵難僧秘像於井兵退瓦礫中鏗然有聲始知井所在得像歸院其徵考證之學故附此以俟采覽焉

答錢季木書

某白季木足下日者兩承惠書以古文之道下詢塵壅累牘反復誦之如涉川之有舟登山而得杖快然有合於中而不覺其迷之忽悟也僕不敏何足以語此足下之言曰理者御之意也氣者馬足之力也而磬控縱送如琴如舞則賴轡以馭之文曰雖有賁育之勇飢而與人搏必且不勝況力固未必大善乎斯言盡之矣文章之道不越理氣非書無以養氣非氣無以達理積之深者其發遠藏之富者其取便昌黎所

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與夫短長高下皆宜者此也僕不敢
卒卒多事其於是道無殊閒盲足下不以爲不可語而及之
其不欲以今之文人終可知也僕以爲不欲終於今之文人
可不欲爲今之文人而必設一古之文人以自域者不可何
則襲於古者其迹滯闇於識者其辭浮故善言文者不以迹
求古不以辭詭識或醇或未醇要皆得其性之所近必援古
人以例之則曰某類是初非若世俗之士甫握管時已侈然
曰吾爲韓爲歐也或又曰世之升降不同即文之風尚有異
夫孰不願宗漢魏黜六朝哉時所拘也僕謂執此之說將委
之於時乎抑思有矯夫時者在乎古者田夫遊女村諺里謡
以之爲文而甚雅今者學士大夫極妍盡態施之於文而轉

顧無他古之人質而厚今之人僞而薄古之人內而今之人外也世俗之學半壞於科舉文其達而上者率於世故又濡其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章疏簡牘碑碣金石之文雷同勦說幾如一手聽者厭之而陳者未厭不如是則不足以諧時即有性能爲好之者且爲所役況又無光明之質以砥柱於頹波中哉故不欲工者未嘗不工固欲工者轉未必工不欲工者瑕瑜不掩質勝其文固欲工者鞶帨自飾詞掩其理今有人持美玉求沽而微有疵損其一則潔澤可鑑然武夫耳雖無目者亦知所擇矣至於文何獨不然讀足下所爲文原本在經引物似予條暢深折可謂得質之茂者由是而致身清顯挽回俗尚豈惟吾鄉之幸雖然窮居侈談娛之者少石

渠天祿之上齊傳楚咻之鄉足下一人乎勢亦弱矣此則始爲足下幸而繼爲足下懼也足下愛僕甚故敢以告知不以狂而棄之

與袁子才大令書

某束髮後即聞先生之名心嚮往之而不得見及誦所爲詩文益嚮往之而復不得見耿耿者遂十餘年辛卯夏旆從過常幸承風采以爲獲侍君子矣然而信宿之歡三秋之別愁如之思尤甚不見文章氣誼之間賓師友朋之際即一晤對且或難之況其深者哉客冬栩太史至金陵奉書執事比其還也旋惠德音且索家乘欲爲先恭毅公立傳感何能已嗣聞先生欲卜居滁陽讀先生遷滁之詩而遷之果否未知也

今年五月結夏穹隆山中城市中事益無聞見蹉跎不報爰至於今乎其夙心幸甚幸甚日者里中人至復得手書伸紙發函慰誨交至且盛述與先副使夙昔相於之雅而益感先生獎成後進垂念世交於某爲獨至也才質下中何足以副顧念已即無佀先人之美何敢抑而勿彰先恭毅遭逢

仁廟爲時名臣學士大夫以至田夫牧豎無不豔而稱之然方其假歸田里讀書課子若將終身借非

仁廟之知文貞之薦則亦僅以郎官老耳知公者往往在功名而不知出處進退之有合於古人者爲不可及也先生以古人之心居舊史之職固知非先生不能傳恭毅而亦非恭毅不足爲先生亟也抑更有請焉先侍讀辛苦畢生晚而得

第旋有塞外之役遭喪而返遂以毀終平生詩文之外頗善律算惜乎未竟其緒世無知之先副使敭歷州邑至於監司居官承家卓卓有足稱者謹以世編附閱欲先生知世德之來有自且冀得一二言率逮書之以附不朽先生或者念前光之難泯采後進之所言則載筆所及三世拜嘉豈唯某之幸耶某之入山以塵中鹿鹿求為讀書計科名之途未非所覬誠以倖得一蹴使此身稍有歸著不能致身於朝亦當決去世事使吾道游離有所窺見則不負此生卽不負知己然而賞陋寡學又無強毅之力克其怠柔去日益多識不增長先世之澤茫乎不可復接每一念及未嘗不中夜起坐百端交集也且又思之予生既晚不能與古人同時每

見史冊所載宏奬風流輒爲擗卷三歎幸而我生之後僅僅乎猶有如先生者數人散處朝野而某獨於先生少而慕長而識分位差可通居里不甚遠又嘗辱承許可以不朽相期可謂難矣而曾不得一言以爲野交臂而失悔何可追故以所爲樂府質之左右冀得几席之暇一爲砭訂初非迫欲求知也承示明年相待之說頗甚顧家君之意欲令北行若一入風塵不知何日復奉杖履冬春之間當在里閈先生扁舟歟下或者可闚相見乎唯爲道自重惓惓

與洪稚存論麥喪書

喪期而至於期期甚矣三年之喪不過再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鄭氏云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

大功正統之期則不降如父在爲母孫爲祖父母及妻若子是也春秋傳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妻與適子竝有三年之文雖天子猶遂也今父在爲母服與父同則期之制斷自妻始喪服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父在爲妻不杖而庶子以杖即位則凡妻之次子非冢嗣者皆得以杖矣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則當謝贈之皆亦得稽顙矣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凡適子母在皆爲妻禫可知矣凡此數者皆與他期不同婦人出嫁天夫爲夫斬故報之與父在爲母同母天屬也妻義合也義合者視義爲重輕故有過出之可也未成婦歸葬於母氏之黨可也至於合香宗廟無忝倡隨全其義以終者則喪有不得不

重也故父必三年然後娶者非第達子之志也夫之於妻宜有三年之恩所以終牉合之義否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其可不俟三年而娶乎汝南薛恭祖臨殯不哭君子譏其矯情山陽王琪與諸子並杖君子譏其過禮劉寶盧欽廬杖居外輕薄者笑之陳蕃袁隗衰絰在位名教者則之禮慨乎情而循乎分也今律與古制互有異同唯爲妻齊衰期未改煌煌制書人多不遵聞吳門士夫家間有一二行之者吾鄉喪禮差有古風此獨遜於他郡夫亦習而不察與喪服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今人於父母之喪多不如禮識者猶知非之至於妻子兄弟則視爲泛常儼然與常人等仰有法古遵王者人且從而譏其後矣是大可憂也昔荀

爽以時人多不行妻服爲正以經典俗頗有改當東漢之風已然何論今日懷玉近有妻之喪以兩親在堂屈而不敢盡然亦思稍異於俗足下從事禮經尤惓惓喪服之制爰以所見相質則今之司荀爽之責者舍足下其誰

與舍弟論陳氏立後書

訓中人來知陳氏尚未立後陳氏爲海鹽望族子姓蕃衍而侍孫先生於文僖公爲長孫侍讀君爲長子所以上繼祖禰旁理昆弟儼然爲大宗之寄而三世繫焉者也往歲先生没無嗣自宜爲之立後及今三年不聞此議然猶可解曰侍讀君尚在父爲長子斬是主喪有人而宗廟之重尚屬之父也今侍讀君没且卒哭矣持喪者迄無其人雖有支子而先生

之後幾幾欲絕則於情爲不安於禮爲甚悖何言乎情不安
也人之生也首在似續先生由冠而昏年逾四十中間更歷
毋喪歲時伏臘執柸棬以從父後人罔不識爲文簡冢孫一
旦無祿遂使彊仕之年下齊殤者其不爲若敖之鬼幾希泉
下有知能無餘痛何言乎禮甚悖也喪服小記曰爲殤後者
以其服服之鄭注言爲後者據承之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
親服服之陳氏可大曰此章舉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
者逾冠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爲之後者卽爲
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舊說爲殤者父之子
而依兄之服服此殤非也夫已冠之子且不可處以殤禮焉
有隱然大宗曾無以其服服之者乎或曰侍讀君之喪有仲

子主之俟仲子之子而嗣未晚也禮以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失宗子之緒而以支子攝之與修長兄之祀而以弱弟承之名不正也且所貴乎服重者以有服可服凡祥禫之制行之有人耳今先生之弟居父喪於禮不當處內俟其生子侍讀之喪已終尚何服重之有喪服傳曰如何而可爲人後支子可也今縱以大宗待先生以長子嗣之爲時已久況生子遲速未可定耶或曰先生雖長侍讀其所出弟雖次適也適承祖禰之重俟適之支子以後兄不亦可乎適庶之法已久不行此固無論文簡公位宰輔有

恩廕先生待以廕入監例得官今之廕古任子也有世祿世官之遺焉重在適廕亦宜在適則胡不辨適庶於前也田汝

成曰立後之禮先王起之以存宗後世沿之以定亂存宗之義公也禮也定亂之義私也法也今陳氏承通顯之餘席豐厚之素爲高明之家所以爰亡竊而戢衆心者莫若此舉此舉成然後速營窀穸盡葬兩世八棺遣先生孀妻使嫁不嫁則必處之俾得其所而家之庶政可遞行也文簡惟一子禮當擇先生族父昆弟之子爲後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曰與爲人後者不入注與猶奇也後人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俗所稱應繼愛繼是也豈陳氏宗人皆賢者耶雖此議不之及乎今非此之謂也先生爲吾兩人姑之夫弟又其埒宗族不言姻婭得言之甥館多暇亦嘗縷析以陳否

與洪稚存勸速葬書

省前書別卷以此時去就見商方欲裁報頃知已從孫丈之約仍遊秦中適如愚意甚善甚善然愚尙有疑焉來書云劉君相待不同泛泛許以墨衣縞冠不預慶賀爲今世士大夫所難故拳拳未忍遽舍何又有十月入都之說念念是月中正爲足下又期之期祥禫之祭旣不可不歸尋間傳之義大祥後素縞麻衣倘遊京師亦恐無更如劉君者以禮相處讀伐櫻桃之賦可爲三太息也劉君之於足下旣以國士相遇來修之久未必從薄果如前約窀穸之事便足營辦奚必更求豐備在足下之意以爲人子爲終祇此可以自盡不知瀧岡一表爲他日顯揚者正未有艾固不在目前之觀瞻已也

來書又云父母之喪終身之喪欲俟返里後除服斯言雖善揆之禮意似是實非禮未葬不變服念親之未有所歸而葬必舉於服內也古者遲葬皆不幸有大故然後逾期今足下徒以豐備之故遂至停喪則古不又有斂首足形還葬無椁之制耶近世禮制放失停喪之家十居六七非泥形家之說即惑日者之言弟兄互諉往往因循足下素既不信矣佳城已卜牛眠若葬且數年此時但舉太孺人柩祔之於事甚便足下爽士勢不能與世俗爭侈縱罄其家爲一日之費亦僅邀賓客交游之譽非於先人有裨況有識者并不以此多足下也僕以亡妻未葬耿耿在心者四年於茲昔司馬文正要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一言詢陰陽家遂思

此言深用內疚然僕之事必稟於兩親又聞於丙舍少可自寬故遲遲至今日耳足下何所牽率一入長安勢難即返在堂之憂異於丙舍古人情事未申以為天地間辠人容夜自思其將何以自解悠悠斯世未可與論足下今之古人故敢以古人之禮相責至於未葬不應舉為亟於進取者下破明年雖有微倖之典卻非孝子思存故勿及也

與張薇芬論行狀書

急足歸留附復書想入照覽承示行狀排日鹿鹿無須臾之閒昨於鐙下始得展閱一過情深文明反復詳盡行間紙上時時有血淚痕也然文則善矣體例尚有未愜鄙懷者今為足下陳之古者行狀之作有二一則上之史館以備議謚一

則告之當世以乞誌銘其文多出門生故吏之手不必專屬之子孫子孫述之亦祇作者一人署名不必臚署衆名也狀前例皆另行標列三代爵諱或於文中敘列先世亦必從本身姓氏直起今則文之起處必有棄而長逝諸語似乎沈痛之思反作公家之論矣題例書姓所以示世立言故顏淸臣之於父則曰顏君白樂天之於祖則曰白府君今則不書姓而反書所謂號者甚至敘其上世亦不書名諱而僅舉其號稱爲某某公者無識之士撰作碑誌亦漫從之遂令閱者茫然不辨爲何人是欲尊顯之而轉嫌褻且晦矣祖考之稱以亡者爲斷今則從子孫自稱殊乖昔體如白府君事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溫公諱鍠又曰長子諱

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其襄州別駕事狀則曰公諱季庚
郡縣府君之長子卽居易之父其他如穆員狀父孫遜父銘
陳子昂父志不可枚舉古人臨文不諱自祖以上非逮事者
遂遂不加諱字今諱字或不可不書然使他人填諱又書達
官之名以為華則誣甚也金石之例三品以上稱公以下稱
君蓋自非三公不當稱公之意而稍變通之然顏氏家廟碑
稱公述其父之文也碑題曰唐故通議大夫薛王友柱國贈
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太保顏君碑銘顏非不貴父非不
尊而祇稱君可知無所軒輊今則自敵以上必稱公稱之曰
君卽謂輕已而泥古者又執非公不稱公之說齗齗相辨愚
以為皆非也嫁女止書壻名壻之祖父元明以來間有及之

若子孫之婦識其門閥者尤少今則馬璧夏畦之䂓例必詳
書且必概加公字諱字是以述德言哀之文竟爲取悅庸衆
之具矣出者以母姓言也爾雅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
羊傳曰蓋舅出今乃屬之於父旣書子所自生又於諸孫下
系以某子所出不特昧於出之爲義且子孫皆統於父雖異
母而不分書若各私其子惡可以爲訓耶凡此皆世俗之病
而沿習旣久卽心知其非或不能驟革當毅然斷之者至於
子孫述其祖父之行雖不厭詳然文字宜有割愛處宜有側
重處端緒太多大節反掩來文歷敘遊跡似可從省且刑部
君仕宦三十年所莅之地皆有循聲必再得實政數端乃可
撑拄此文使觀者動目至筮仕何職亦宜顯敘所以著其始

也篇中但言掾發貴州似未明晰其佐直隸常府宜節載
上諭本文乃使閱者了了又官制地名俱宜從今時名號不
備問从古稱此文家定例也僕謭陋未學又苦俗緣牽率未
能悉心參易聊就鄙見所及附陳一二總之刑部君文章行
誼爲今人中古人其身後之文亦當以古人處之不宜徇俗
嗜好貴耶多究心撰作者以僕所見近時無過彭君允初足
下近在里閈試與商榷可乎餘惟亮察不次

與翁振三侍郎書

某頓首啓非先生閣下自甲辰冬奉諱南下四年於茲所以
未通一牘於左右者始則廬居之人不敢以不祥之言上凟
嗣則移疾淛西僻壤覓郵便而不得因循疏嬾無以解免亦

惟大雅卒其夙心而已海內人文之地其推西江其人皆好
學深思無輕剽藻繢之習先生膺
天子簡命振厲實學一頒入奏為天下持衡者矜式宜乎士
氣烝烝日上承明著作接武有人說者謂歐陽好士之報驗
之券矣某浮湛里閈閒以校勘載籍為事斜川一集自蘇齋
見從取不去心會洲友錄示遂付剞劂六百餘年之晦匿一
旦復彰且使元明以來作偽者悉難置喙誠天壤間一快事
惜乎弇州諸君未及目睹斯本以袪積惑耳先生於眉山父
息雅有夙契耶辭隻句搜採弗遺矧於是書其可不序用敢
恭納一帙求錫弁言精意所寄必有棨製昔彥升之於仲寶
昭明之於彭澤相得益彰灼然前志先生當不以為瀆也惟

是書錄於大典已非全豹譌謬缺失比比而然日者草率印紙未暇細校其顯誤處已趣刻工修改自餘亥豕恐尚不少先生藏本最精有可渙釋其疑否頃因故人之招漸遊大梁重九前後當可旋里或惠序文屬南昌令林君覓寄較易林之親串多敝鄉人也附去新橅唐氏十三行二本鐫拓皆苦未工並希有道之正歲月易得瞻望殊勞惟爲道自重不備

與袁大令書

客春虎邱奉袂忽忽逾年中間曾一游梁謂可順謁左右乃逆則風雨不能渡江歸則取途葭密名山在望我勞如何比者暑氣已闌伏惟尊候薦福巖泉娛情詩禮作課春蘿秋桂使人夢想懷玉嘗謂名之與福往往不能兩齊而久遠之名

與辭問之福尤為造物所靳蓋得數卷書傳世尊於令僕有十畝園安享富於陶頓也今先生優游林居垂四十載海內望之如泰山北斗而又壽考康彊年過杖國濟勝之具少壯弗及求之古人殆罕其比此固造物有心篤厚而亦先生早卻簪紱澹泊榮利嗇彼豐此故能留餘慶於晚歲又生平宏獎風流善培士類有以致之也懷玉讀書無貲入世無才凡人世忻豔之事悉不敢妄希倖想意謂此身或可免於疾病乃自去冬歸里旋抱沉痾委頓纏綿至今未盡脫體藥爐為伍已歷四時遂戶不出且逾百日微軀以外一切放下唯嬋嫣結習未能盡除撫歷之交時復往來胸次客至輒好高譚雖中氣大傷有所弗恤素不耐習衛生之術勉強從事旋

即志之以是醫藥奏功頗緩然人生貴適意修短有數豈區區之力所能挽耶而日下書來猶以進取之計相勸勉詩云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矣病中無事檢理故人筆札欲付潢治獨先生書悉爲人攘去殊堪悒怏去年謝秀叔赴汳見卽謝答云曾有惠書西劉霞裳案頭竟忘攜致且屬於先生前隱其疎誤然懷玉不敢終秘者以早辱知愛不得孟公一紙書以爲冠冕誠憾事耳新齊諧已見坊本不脛而走紙貴可知然烏家之謗展卷卽是當係悤悤付梓之故又董東亭琵琶女子非似撰紀夢皆敝鄉事亦未免傳聞異辭非面陳不能發也附到爽家舊聞張息圃近事各一則幸采擇之小詩二首聊志鄙懷拙刻二種寄呈鑒定並希垂覽其斜川

集是初印未及勘誤者現付梓人修改俟有定本再容續上如何能得元叟一言尤感無量槐準既貴吾鄉赴試諸君必謁元禮門下隨閣張燈之例想復踵行笙歌鼎沸中先生亦當垂念病夫爾趨侍未期唯爲道自重不備

與盧召弓學士

自首夏抱病不出門者四月畢比尺只趨侍無緣殊耿耿也承手帖記注勤拳感荷無已日來所苦差減步履稍健便當詣謁承示修志呈稟極爲詳贍即可送府公閱定惟郡志之修自咸淳創始後有明三踵其役一修於洪武初謝子蘭爲之再修於成化中王文肅與爲之三修於萬歷末唐少卿鶴徵爲之是成化之前有洪武後有萬歷也今但舉成化似有

罣漏惟先生裁之獨孤毘陵集向託一友人鈔錄近始送到初擬攜至淛中與鮑君商刻今得來示知院中梓人刻下甚閒可以就近付梓且得先生凡百指示甚善甚善但中間異同頗多現取文苑英華及唐書會要諸書校勘又其文有集中所無而英華有之者尚欲覓人補鈔非七八日不能卒業未知梓人能待否某俟中元後天氣漸爽當就醫吳門鼓枻有期必圖躬叩講席面陳種種爾

與志館總纂盧學士書

自六月以來舊疴時發兼之暑氣鬱烝出門數武頭目作暈是以久疎摯謁日者偶詣志局見先生榜書局中責郡城士夫并貢某於甲科一門獻替不當讀之皇恐無已覼縷首衷

不敢求白然行不能遊騐者惟先生亟鑒焉先生來常州某首荷呵眎不以其謭陋進而教之或獻芻蕘輒蒙采納毋感淵乎若谷之意故凡可盡力者亦必為之前錢樹參大令以甲科門見示述尊旨或有未詳不妨各抒所見某無前代登科錄乃以浦本崙之大令處將近科草稾畧一展閱見臧君在東條類近人履歷謬舛不少縣分及中式前後亦多與體例未符既辱誣謏又忝參訂之末恐臧君留於考古疎於證今故箍蹈多言就管見所殯私心以為言之而當或邀許可即不當亦必明示乃先生不顯斥其非而以漫從教導相責豈未揆其夙心而抑實諒之而姑假此以發端也志局當李景叔太守去任時其勢已欲中止某與局內數君子昌言於

衆鋭意振復開局以來統計書捐不下四千餘金除官捐外納錢亦不下一百三十餘萬之數局中經費賴以支持得至今日今先生謂諸君有意阻壞不欲成書此不惟某不甘受恐令以前鋭意者因此而灰心也敝郡聲名文物本不足稱卑鄙齷齪誠所不免而慷慨好事者間亦有之特有心人往往願力相左蔑由措柱較之貴郡獨任其事者誠遠不如較之六邑爲紳立意派田不爲齊民之倡者孰爲卑鄙孰爲齷齪乎先生不加區別概責郡城士夫無怪郡城士夫皆以六邑藉口而觀望不前矣其言曰辟如八家同延一師而欲兩家獨肩其費此質不能所見雖小然識大體者有幾安得盡人而喻之耐費月盡方給誠近市道詢之局中僉云此例昉

於景叔太守寫手給費仿此以行則其咎亦不盡關主持局事者先生何不察之總之此事前李太守不豫審倣郡情形以為費可尅期而集遂遽開局於前後李太守長厚待人不肯發之聲色以致因循於後遲呈之初鄙意原欲公函告之錫山相國及各邑之有位望者然後舉行而稚存輩又迫不及待直至開局後始行通知故六邑之人多不踴躍今撫府事僉候極意整飭不以五日京兆為念誠足風厲末俗無如局勢闌珊人心渙散雖有善者幾難措手試思上官不能必之僚屬當事不能必之部民而謂誼屬桑梓能以勢力相強乎可支者不能支應納者不即納書捐者不肯書捐雖起儀秦而說之恐亦未足動其聽也夫炊塵甑以果衆腹張空拳

以代萬力雖巧婦勇夫人固料其難濟況本拙弱者乎即使支者能支納者即納書捐者竟肯書捐而六邑經費不交志藁必不送局懸筆而待蔵事終屬無期浮費虛糜月復一月苟無成書刊示縱士大夫無言何以塞齊民之謗乎百年文獻廢墜可憂幸邇宗工以爲曠世之舉而又將中輟此某所以獨處一室時爲長太息者萬一新任府公有過人之才居然振興固所大願然而未可定也至某應納之費已盡納矣有可展籌者亦盡言矣此外則非區區之力所能及矣以先生有知己之感恐未深察不憚冒昧先布此於下執事惟先生亟鑒焉卽日秋涼想道履淸勝賤疾幸亦少差早晚再圖趨侍不次

答孫淵如一

月之五日從習之處得書十六日船山又送到惠函并承厚貺存注之殷感荷無量足下清節過人又復損俸何可當也竊喜唯履候多吉蠲華積弊休養地方為今日急務能次第行之即蒼生之福聞過自刻厲手治官書往往達旦此則未免太苦為政之道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兄年未五十須髮盡白倘蚤為國自重於退食之暇覓一安隱法耳賤體托賴狗支而宦情嚼蠟窮境墜淵屢欲抽身收炳燭之效然驅薄笨車出嚴籬門殊不易易如何如何津門多事傑嚴復有意外之虞借校唐律當作能論浙上題襟集及校刻元和郡縣志便中乞惠一讀大文頃於琊存處得見有功古人且禆實政

此事不廢艮爲傾倒甕河碑銘一篇尤極古雅雖結銜但云

署山東按察使不書本銜署字無者宜補入也

答孫淵如二

新歲唯侍奉多福今日傍晚得書藉悉種種官廉使而至爲

債務迫此正好消息可敬可慰外官皆能爲者生造禍而獄

獄一節所關尤鉅能於此致愼餘則持其大綱不爲已甚便

可無媿若纖悉必周則精神難繼久恐生倦反遺其大者矣

論格致文可爲曲暢閣下近日文字每長於說理此深造自

得處舉孝廉議亦合聖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意然下之

貢緣上之瞻徇皆所不免以至自好之士反不肯就亦或有

之是在大吏之秉公體察也亜榦九十之慶以苑繁未克登

並頃開入便於鐙下書成須聯徜以舊藏添籌圖志祝幸甞存之

答孫淵如三

春初曾有數行并務裝所致書寄上想俱徹覽此後兩奉手帖而山尊秋間遞到一書書尾雖無月日約計是正二月間所發不知何以遲遲若此衰遲夫來述吾兄況味甚窘厥吏可爲而不可爲誠非虛語閩縠人決計北來可得安定主講又聞阮侍郎撫浙後欲以敷文一席相待自此當可稍資寂水也來書所言五事皆深中今日利弊然五事中如佐雜之禁營州縣筫營之嚴治虛誣斷牽之分別核辦現已次第舉行至州縣斷牽恐不盡由驛傳果復驛丞之制未必遂能澄

清而上官一日之供亦不止中人十家之產愚意總在擇賢大吏使之久於其任則州縣既省迎送之勞而地方亦收興革之效矣來書又云爲政當引大體用人當分有猷有爲有守旨哉言乎今之登仕版者以有守爲第一義至於猷爲往往鮮覯不知居官非一清可了若徒冰蘗自矢而縱僚屬爲不法及遇事則束手無策者國家亦奚用此等人哉方今明詔令大臣各舉所知吾兄廉能久著向之屈抑衆亦深爲不平自必首登薦牘王陽在位貢子望之若某則內無挾持外鮮知己又賦性迂拙不好攀援度未必有推而引之者況老人年近大耋何敢更戀浮榮歲杪秩滿無論作何位置當

陶乞養唯親老家貧不能祿仕此間逋累又深一時遽難擺脫奈何都門交好如常稱存言雖失當心本無它原其議直之意究可敬佩而或者謂為好名多事使人人盡以好名多事為嫌則忠臣孝子之路絕矣

與莊達甫

初三日得書倣舟已渡黃河至清河二壩忽為西河船撞擊破裂舟質既朽水勢又猛犁纜不能為力頃刻沈沒檣竿俱斷片版無存維時閘惡濟塘甚險正率兒子往觀舟傍民人孫氏門前山斐倉卒登岸為孫氏舟女援接故得保全全家行李衹此一舟衣履衾褥盡行漂失誠有生未歷之境運日縣中遣人撈取篋篋雖得十之五六而水入滲浸亦歸無用

身外之物本無足戀唯先世手澤及親校書籍舊藏書畫生
平心力所聚今皆擲之洪流此則未免悒悒耳十餘年來生
産盡棄餘亦付之質庫今歲痛傾乾蔭官又左遷困苦流離
多方乞貸甫得旋里遁天罰未已復遭此厄自維立身行已
不至獲罪神明官山左後亦未嘗得一造孽錢爲一欺心事
淸夜輾轉且信且疑旣思稍前則危稍後則大河今適居
中一幸也昏夜風雨人力難施今遇晴明二幸也荒野之地
無可栖頓今近人家三幸也同舟之人無一死者四幸也拙
著藁不能傳而敝帚自享今墜而獲存五幸也有此五幸又
安知非禍不止此而默邀鬼神之佑耶伏承手敎慰勸感荷
何極昨淸河令韓君至此已屬買舟兩三日內當圖面謝唯

遭厄後費更倍增世無郭元振不知如何抵家耳

與朱布政

自十月初旬得雪後至今愆陽無雪不特麥苗焦萃而圃中蔬菜待澤亦殷誠恐明歲麥秋有減並恐蝻孽潛生且冬間氣不斂藏一逢春令民之感時疾者必眾是亦不可不慮竊思山左有祈雪之例壬戌冬懷玉自兗州還至青州時值久旱即欲祈求雪澤縣令以太守在濟南請俟回郡爲辭懷玉訶此與侵官越俎不同其事豈容久待遂偕同城僚屬設壇出禱徼天之幸三日而祥霙普降四野霑足未知泰中有此舉否今距立春尚有半月管見以爲即無陳例苟利於民似亦可以剏行也病夫杞憂敢効愚者之一得維執事垂意即

與中丞商之幸甚幸甚

與李禹青

禹青足下秋間偶爾敘談問及解館後何處度歲承許仍來講舍然白氏令姑母畢竟至親或有難卻僕亦不敢強也仲冬十一日因病體沈綿約足下與王雲門大令於次日扶乩以占休咎足下云房師奉諱欲斂同門賻金須晡時得暇遂治具以待入夜不至雲門飢甚先酉小飲旋聞足下已歸徑入齋中高臥以爲勞倦所致亦不深詰十三日淸晨起問知黎明白處卽有人來助擔筐篋而去僕以前一日並未言及心竊疑之當卽遣奴叩訊見令表兄語亦未甚明晰但云此刻宅往歸後當屬其赴院面言待至薄暮不聞足音益增惶

或乃力疾奉詣則云已赴扶風數日便歸居諸易逝屈指已一月矣或云貴同門本無居長安者或云曾至扶風不久即返或云從未出門貧居白氏稚銷聲匿跡有意避人故人亦罕見然則僕必有獲罪之處矣果爾何妨明白言之俾得自知得過倘係足下誤怪亦可從容剖白以釋此疑至于兒子足下之弟子也奴非弟子之僮僕也或有冒犯尤可面加訓責即雅量含容亦可告之于僕使悉獲罪之由乃遣奴問訊者三次力疾親詣者兩次皆不能望見顏色即盼一紙書而金玉爾音亦不可得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丈夫胸次磊落何事不可明言而頓遙離倘恍其境令人有覩西河山之歎耶僕雖無似然與海內士大夫論交五十年於茲矣毋論

其人之爲通爲介或久或暫頗多水乳之合不意垂暮餘齡
反見外於及門之高足也僕於足下忝有一日之長足下視
僕固厚僕待足下亦必以誠凡疾痛寒煖時時在念有事未
嘗不以相質兒子學旣荒落性復浮淺固不足以辱門牆然
執經者亦將一載倘能了此殘冬明春偕計北行設餞而別
它日兒子入都倘可諸切誨益豈非全美乎足下高才能文
迴出流輩又少小孤貧備嘗艱苦僕所心折是以屬舍弟任
之有今歲之訂僕旣衰且病此番歸後豈復再出足下方當
發軔之始京師夙稱人海自此迴翔仕路締結友生正未有
艾若率是而往於處世之道恐多扞格足下雖忘情于僕僕
則深爲足下惜也本欲令兒子再叩函丈緣日內令往同州

用敢作書以抵左右若悉然皆求互發種種則固幸甚否則報我數行以當面談亦無不可若仍置之不答則是終不能遂免壁也亦惟足下裁之言止於此諸希自愛不盡拳拳

啟

爲郡人上知府請修學宮啟

竊惟東膠西序建首善於京師家塾黨庠占同文於下邑欲訓宏風於世非崇先聖之居三代攸同兩都勿替鮑德下車觀禮不期而會李忠造士明經未絕於鄉思覺會之克新惟典學之求稽蘭陵爲文人之藪槐宮尤絃誦之基儲八邑之英才浴
四朝之愷澤取青拾紫歲登甲乙之科握素懷鉛地作東南

之望抱朴遺言匠成翹秀永初首詔陶獎童蒙皆鑄器於鼓鑪致作人於棫樸故美樹高堋邢子才請其嚴壯而回泉圜海澨安仁賦彼敞閑允宜室宇邇增敢任堂皇就圯在昔景祐之年鼎興黌業亦越大觀之歲利用觀光鄉飲爭傳李侍所流風宛在榜書明揭石先生遺韻猶存振古已隆於今爲烈當

仁廟龍飛以後值祖俠驥展之初曾議輸將用資營繕日月逾邁風雨斯侵文翁之祀典云遥翟酺之碑銘未泯漸有埃兼之感請申安侑之方成例省稽先集捐金之議大工遞舉爰刻庀材之期酌經費以三千金嗣並徵於九十載行見拱試軒縣勒勞板築風追人往效甚于求潛與文之井更衍淵

源復進賢之坊頭叨錫賚家尋孔教人範周情逮萬物之津
梁仰生民之師表
乾文垂象丹青炳天地之華璧水環林冠帶挾風雲之氣矣

邀同人小飲啟

人憐久病花恨將離千金在橐方聞陸生之歸（劉卣子新自粵東回）一行赴官又見安石之出（莊葆琛將謁選）將近之際能無慨乎頃者羇餘蕭瑟困有新衙愛謀小集以宣積懷佛當浴後敬諏十日爲期仙附飲中適成八人之數

度秋初集小啟

悲哉爲氣非濁醪何以解憂逸焉寡歡惟素心或能破寂茲近閶闔之節宜申契濶之契卜晝卜夜即主即賓者不來豈

爵當無算仿眞率之遺意答洪麥之高天抒其胸臆請毋效吉人之寡辭雜以嘯歌庶幾存秋士之故態

謝同年曾都轉啟

往過維揚備叨雅眷閒歌官閣則小部知名載酒休園則大雅倡句談讌困間殷拳有加又復閔其窮塗資以厚貺元叔之橐忽有錢充江州之衫頓忘淚濕潤眞河廣誼薄雲高援手之力倜施銘肌之感永切矣新歲福始慶無不宜伏惟與居益增茀祿嘽延蔆圃露湛

楓宸其爲慰忭非可宣罄某奉辭以來庇鹿鮮暇冬仲方達歷下臘初迺抵青州抗塵奔走束帶趨迎貧既入於膏肓老轉疲其筋骨正如醜女遠嫁拙伶乍演隨人學步對衆嫌身

每一沈思不禁短氣至於此間益無足述解舍傾圮疑遊古寺風俗椎魯絕少閒人脊口久阻都門行李暫安客店歲聿云暮情何以堪古餘尚駐邗江否鐵夫已還吳郡否穀人何地主講淵如何日補官二三知交往來方寸山川綿邈我勞實深蒙索拙詩未遑選錄當於明春續寄清覽先陳謝悃竝賀春禧昏眵之目不能莊書疎畧之節想邀優鑒

和博爾濟吉特中丞飛蝗詩啟

本月十三日接奉鈞函並蒙發到飛蝗詩四幅捧讀之下仰見執事軫恤民瘼縈懷官方之至意竊惟齊魯夙號名區海岱長涵

聖澤自公綏斯爲衆依歸但覺春溫秋肅之宜豈有陰伏陽

慾之患前聞蝗蝻偶過蝗蝻幸賴憮懞無妨黍稷執事仰承
帝衡俯軫田功視民如傷去惡務盡下十郡二州之檄撒三
令五申之恩俾速撲除務消萌孽然猶德不自滿善與人同
著爲詩歌廣垂訓誡當雲漢之遙賡正渴雨之普沾如陳無
逸其知小人之依早識有神儆爾大田之什試問庶司百職
孰能自以爲功從茲東作西成惟期克敏厥事某躬邀鴻庇
忝權禮義之邦念切黎元竊甄驩虞之補不揣檮昧謬效賡
酬敢獻里言上塵清覽顧原殊鄒贅鈞韶者豈或藉黽蛙蟲
不爲災在如椒者將惟餘麟鳳矣除將須到詩幅轉發外合
修牋致謝伏惟

子　彤
姪學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